



一個知識青年 鄉下的故事

· 濯 康 ·

中國青年叢書

青年出版社出版



版出社版出年青



一個知識青年下鄉的故事

著者：康濯

編者：中國青年社

出版者：青年出版社
發行

總管理處：北京東單二條三四號

營業處：北京 上海 西安
重慶 廣州 瀋陽
漢口 太原 濟南



1950年1月出版	1——7000基價2.20
1950年5月再版	1——4000
1950年8月三版	1——4000

「中國青年叢書」編輯例言

一、本叢書定名為「中國青年叢書」，供給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、學生、幹部等閱讀。

二、本叢書編輯方針為幫助廣大青年學習、研究與解決廣大青年思想、生活等問題、指導青年工作並介紹國內與國際青年運動。

三、叢書範圍，包括青年修養、青年工作論文、青年團活動介紹、國際青年運動、文化知識、文藝等。

四、本叢書陸續編印出版。

這裏邊是幾個各式各樣的青年的或
有關青年的小故事，希望青年同志們看
了，能够多少得到點東西。

作者 一九四九·十·

於北京

目 錄

一個知識青年下鄉的故事	一
好風光	一二
快過年	三〇
賣布的一區長	三六
風暴代縣城	四四

一個知識青年下鄉的故事

去年十月，我從鄉下作完土地改革回來，住在吳家溝村；這是個老解放區的村子，我挺高興。

我到解放區還不過半年，剛一到，就去新解放區下鄉工作改造自己去了。哎呀，解放區就是感動人！你看新區農民那個訴苦鬥爭的勁！那翻身以後支前生產的熱火……真給了我很多階級教育，我每日裏總是心跳的制不住。不過，新區到底解放時間短，農民文化又低，政治開展就是慢些！單說那股自私自利，小氣保守勁，想起來也有些叫人搖頭，沒辦法。我想：老區一定不同！這回到了老解放區，我就下了決心：要老老實實地向農民學習，首先跟房東學起。

好！這同我的房東還是個老共產黨員！這機會真是太難得了！你看，搬到他家的頭一天，他就領着他十歲的小子給我掃炕糊窗戶，搬行李傢具，我要借什麼，只要他有，方便的不行。住定了以後，他短不了上我屋裏來拉拉個時事，還常常開寒問暖問吃問住，親熱的不行；他小孩也每天讓我教字教歌說笑話……真是分毫不假的一家人！當時我心想：到底是老解放區！這樣的光景，不就是自由愉快的新生活麼！

不過，天底下的事情實在也捉摸不定。不知怎麼一下，我跟房東忽然人不知鬼不覺地鬧出稀罕事情來了！

節氣已經是冬至了，我們機關開始生煤火。爲了節省，我們沒請匠人盤爐子，自己下手幹。這天，我搬來了盤爐子的材料，跟房東借了泥板和鐵，就張羅起來。房東進來了，他非要替我盤不行；這

我那能答應！他說甚麼我也不聽，硬把他推開了。他在一邊看着動彈了一會，外邊有人叫他有事，他却忽然一唉！唉！——歎了一陣氣，像有甚麼不高興似地走了。我倒沒在乎，也壓根就沒注意他，我做營生著實是不耽事，後來有幾個同志幫了幫，爐子盤起了，傢具也還了，我就拾掇生火了。不想從這以後，房東待我却不如以前那麼熱火了。借傢具他也不如過去痛快了，他父子倆也不常上我屋裏來了；有一天，我想跟他買點蜜熬水喝，他房上那麼些，可就是不賣給，只叫他小孩抓來一小把把；我爐子底下的煤渣積多了，要借他的筐和鐵鍬給開出去，他筐是擺在院裏由我使，鍬卻怎麼也不借，說是尋不見；你看這是甚麼話！我氣得不行，心中不覺想起了兩個字：保守！我知道，莊戶人對他們的農器傢具是最小氣的；我頭一回盤爐子借了他的鍬，他就老大的不樂意，這回竟乾脆不借了！掬點爐灰，莫非就會使壞你的鍬？怎的這麼保守啊？偏偏事情也湊巧：我房東叫吳保明，這村子是個一家村，他的輩份挺大，差不多的人起碼也叫他「保叔」；我心裏話：甚麼「保叔」！明明是「保守」嘛！唉，農民歸根總是農民！沒辦法！我又搖頭了。

這麼一來，事情越出越奇了。也不知是我這眼睛變了，還是房東變了：反正往後我盡見到些房東的保守勁。好比說，他家豬圈邊上有個茅房，這茅房圍牆太矮，露腳的地方土塌了，每回我總寧願多跑兩步道，上野地裏去；誰知房東却記住了這，以後不久，有一天他叫我出去，領我走到茅房裏邊，我見圍牆疊高了，露腳的地方也修了修，還鋪了兩塊石板，房東並且用腳在石板上踩了踩，對我說：「結結實實，乾淨利落，又衛生！這小茅房這下可不賴啦！往後你少跑兩步道，上這吧！」

我笑道：「行！」他又指著茅房角落一堆土疙瘩說：

「拉屎使那行！那是我特為挑的淨土疙瘩，不髒；你們那廢紙片片，可有用哩！往後就……就甭糟塌啦！」

我心裏頭又生氣又覺着好笑，——土疙瘩怎麼使？往後，上倒上他的茅房，可就是不使那土疙瘩。有一回，他卻拿了個破簍子到我屋裏來，攪着簍子說：

「這給你們盛廢紙吧！廢紙積多了，我給你們使水浸了搓成球球，我出力跑道賣給紙廠裏，作你們的生產。你說行麼？」

這倒是好事，我當下就答應了。可是，講說起賣價分紅，他卻要他六咱四！你看他這勁！我差點發火，我說：「那我寧願扔了！」他也好像生了氣，他道：「這是我出工夫出力氣哩！再說，我要不出這主意，你們還不是得永輩子扔了？同志，說聲『扔了』不費事，可這也是扔了老百姓的公糧哩！我不禁紅了臉，但總算忍下了一口氣，又費了半天口舌，才共同決定了個對半分。

打這以後，我們的來往又多了些，而我看着他一言一語一事一物，好像都那麼股小心眼保守勁。沒幾天，他並且活動來活動去，差不多把我們機關每個屋子裏的廢紙都包下了，你看他那自私的心眼多能！我對他這股勁慢慢也懶得生氣了，我只覺得自己挺開朗，覺得這農民挺可笑！我也就再不結記甚麼，並又很自然地跟他接近，碰對了還開句把玩笑。有時候，跟機關的同志們閒聊天，若是談論到我的房東，我總爽朗地笑着告大家說：「那人才是個名符其實的『保守』哩！人們不都叫他『保守』（『保叔』）？他自己不也答應？哈哈，真是個典型人物！」我們有兩個同志附和着我笑着，並誇說我這個發現挺夠味，我高興的很。

但吳保明這傢伙又逼得你不能不生氣！前些時爲使鐵的事他那要小心眼，這陣子我讓他佔了點便宜，又主動跟他親近些，他對我就一點也不注意，隨隨便便胡來了。

有天黑夜，我沒事作，就翻箱子找出了我保存了多年的舊日記，捎帶還找出半截紅洋蠟，於是我們點上了洋蠟，吹滅了油燈，翻開日記，日記上貼了我自己和過去男女朋友們的好多照片，還有朋友們

的簽名和題字，特別是記載了我多年寶貴的生活和我寫的一些詩跟散文，我看得挺上勁，有時笑，有時心跳，有時覺得自己過去真幼稚，有時又覺得自己過去也還是勇敢進步，對照片我更感和很多。正在這時，房東父子倆進來了，他們許是沒怎麼見過紅洋燈，並且又發現了我那些照片，不覺一傢伙往桌旁一撲，想搶着看；好！這一下洋蠟猛不防給碰倒了，蠟油流到日記上照片上倒甯說，還把日記和照片燒壞了幾篇！我氣炸了，房東却趕忙伸過兩手，許是想救我的日記本？我可不受他那番好心！我忙兩手抓住日記本往懷裏一拖，誰知人家的手正按在本子上，這就又扯破了兩片！屋裏燈滅了，房東給點着油燈，「咳咳嚕嚕」地埋怨了半天自己，又罵了他小孩兩句，又一個勁問我：「碍事不？毀得多呀不？」我把日記揣在懷裏，扳着臉直盯住油燈，一個字也沒嘴，這麼給了人家個老大的下不去，不聲不響地把人家攆走了。

爲這事我一兩天沒搭理房東，他好幾回像是要跟我說話賠情，我也沒哼，鬧得他也很像不痛快，還揍了他小孩一頓，一邊罵道：「誰叫你老上人家那去瘋瘋癲癲？那又不是你的家！看你搗人家的亂吧！看你沒長沒短吧……」接着又是一頓揍。我實在看不過意了，也覺着自己那麼積恨生氣倒實在沒意思，這才跑去拉開了小孩，並說了一氣打小孩不對，我跟房東也就又算和解了。不過這時天津已經解放，北平眼看也快了，我高興得又是整天心跳，想着我對北平挺熟悉，調接管幹部的時候，頭一批沒調我！我提意見上去了，估計八成會調的，因此我忙着收拾行李、清理文件、給朋友寄信……一大晌沒跟房東談什麼；只是我清理行李箱子包袱的時候，房東一家子却老擠進我屋裏來，我每一件東西他們都要盯住看半天，那小孩還指指點點叫嚷嚷地，我挺不痛快。但我也沒閒心思生氣，想着反正這幾民們就是這股勁，沒法！我私下裏搖搖頭，算了！看就讓他們看去！嚕嚕就讓他嚕嚕去！我提的意見沒有批准，不讓去北平！我挺不高興，不要說工作，連書也看不下去了，每日裏這兒

溜溜那兒竄竄，聊聊天，打打撲克，到快過陰曆年的時候，就光看村裡兒童們排戲練娛樂。大年初一，村裡聚眾集合開會給軍屬拜年，我也去了——這是我頭一回參加這村的會，過去因為沒管村裏的工作，就沒有注意這些；這回是覺得沒幹的，給同志們拉去的。會上，見到聚眾給軍屬送禮、鞠躬，給前線英雄的家屬送紅布旗，倒也挺實在；又聽了好幾個幹部講話，嘿，就是比新區不同！講得很像那夥同事！忽然，人們拉吳保明講話了，他不肯講，幹部和軍屬却一個勁拉，下邊還有鼓掌歡迎的，好像他還挺有威信哩！我有點吃驚，正看着人們拉拉扯扯的，不想天氣猛一下變了，一陣西北風平地捲起，準備開娛樂的兒童們，冷得直往大人隊伍裡鑽；有人喊道：「娛樂鬧不成了！快拾掇散吧！」軍屬代表忙上去簡單答了幾句辭，我正說要走，只見人們把吳保明推到了隊伍前面，他咳了兩聲，頂着冷風說話了：

「我給軍屬們是星點兒禮物也沒送！這不是擺我輩份大，我是還有點子意見。軍屬們，抗完了日又打老蔣解放全中國，光彩體面是沒的說；可這等待上頭，也該有個分寸！依着我說；軍屬們不能光仗着優待，要緊還是自己個使勁幹！我小子還小，我倆女婿可都在前方，每回我回女回家，一說到優待上頭有差遲，我就要教訓她們。你大夥說吧！咱村從大人到小孩，誰們打仗上頭沒出過力？軍屬們出力是大一些，可不是爲了這才有優待？要誰也光靠優待，咱們一村十家就有七八家軍屬，那能吃得消麼？眼下咱們勝利倒也快了，可困難也還是挺多，就說解放了南京北京吧，城裏邊也出不了糧食！咱們土地改革也開好了，就得齊心使勁多生產，軍屬們優待是誰也該着，可主要還得靠自個幹。我看咱村也就有個別的光想什麼也仗着優待，我說話是乾巴落利脆；這號子人們得改一改。我沒啦！」

當下，我們機關有些同志覺得吳保明這話過火了些，我却覺得這人太小氣太保守；自個一點禮物也不慰勞，還正正經經教訓人，實在太不帶勁了。可是，他說完，村裏人們都點着腦袋，幾個老漢還

說：「保叔這話在理！」那個軍屬代表並且又對大夥說了兩句道：「保叔說的句句是正理，咱們一定這麼辦！」

後來聽說村幹部們專門討論了一下優待軍屬，解決了好些問題，把優待工作加強了也作得更合理了；那個軍屬代表，今年還自動不受優待。過後不久，驚覺過了，我的房東却忽然自動送了軍屬代表三十擔糞，當時軍屬代表不要，他二人還在院裏伸着四隻胳膊，像打架那樣推來推去爭吵了半天。我去給他們和解，軍屬代表忙對我說：

「我今年個鬧得不賴，不用優待嘛！你看我保叔這是……」

他保叔却把他一推，指着他說道：

「你這麼起模範倒也是好，可我還不知道你的光景？要不是爲了你這麼真心往好裏幹，我還捨不得這不大點糞哩！」

後來軍屬代表到底是收下了這點糞，只是他又轉送給了另一個貧苦軍屬，他並且還把吳保明的話給好些軍屬進行了教育。

這件事倒給了我一點教育，我覺得我對房東的了解，好像有些冤枉了他。正在這時，我們機關一個作民運工作的同志忽然找我談話，說我去年盤爐子的時候，使壞了房東的鐵鍊，又說房東也知道我短不了背地裏叫他「保守」，他對這也有意見；這可鬧得我腦袋哄哄地，思想裏頭打開了仗。我們開了個小組會，好多同志幫我分析思想，很誠懇地批評我，有兩個同志並且也作了檢討，說他們過去對吳保明的認識也不對；我忽然也想通了！可不是，我就是有好多些錯誤認識哩！原先我是下定了決心要跟房東學習的呀，怎麼這些時一直把那決心忘乾淨了？我記性又不是不強！這時，我真把自己恨得牙癢癢地。此外，我又說：「房東的鐵到底那兒壞了，我得看看，我拿我的津貼包賠！」那個作民運

工作的同志說：「津貼？一年也賠不夠。走吧！咱們一道去道個歉，公家賠了吧！」我們馬上就去了。

房東拿出鐵來，指着對我們說：「看這！正好在刃刃上崩了一塊！你又不曾使喚，我說我給你作伴吧，你是一股勁好心好意非不讓！同志，我窮的十來年沒置過新鐵哩！這是土地改革翻身以後，才託人從孟縣捎來的，不過半年多天氣；你說我怎麼不心疼？這不跟那黑家燒了你那照片一樣樣？」我一個字一個字都實實在在聽進了腦袋裏，我難受得光認錯、賠不是、檢討自己不懂勞動生產和看不起農民；房東打斷我說：「你這麼檢討是對，可讓我說清楚吧！你背地裏叫我『保守』，也不錯，我就是有些保守；可你也得看是怎麼個保守啊！好比說，你掏錢跟我買糖我沒賣，同志！咱這地勢地土不強，斑頂半年糧哩！我要賣給了你，往後你們機關誰也要買，我可怎麼着？我再拿錢去集上量甚麼？我知道你當時不高興，這也不能怪你；可實在也不能怪我嘛！」

我聽着這些話，光一個勁點頭，心裏頭一動一動地發熱。

但房東怎麼也不讓賠款，他說：「賠也賠不出這麼好的。往後反正我誰也不借，自己個小心着對付使吧！光我自個我也準能使它十年八年。」這真讓我們爲難！錢又籌不過他，只好找村幹部解決去吧！當下我們就走了。

從此我跟房東的疙瘩解開了，我們的關係一天比一天好；也怪！以後我見到聽到房東的言語行動，都是挺進步挺能教育人的。他真不愧是個老解放區的老共產黨員！

這天後晌，房東又上我屋裏來了。嘿！他好像跟誰生了氣，給我桌上扔了一盒「七一牌」的烟捲，一屁股坐在我對面嚷道：「你看這人們捉我的大頭哩！」這怎麼回事？我拿起烟捲看看：還剩十一支；只聽他又說：「今個集上碰見牛灣裏幾個傢伙，抓住我，非叫請一盒好煙抽不結。這不是！花

了我五吊錢，抽了九支！」我思摸他一定爲這五千塊賈察冀邊幣心疼，許是想再撈回兩個吧！就抽了一支給他，並說：「剩下的我抽，我掬兩千五。」「你看你這說的！你當我真個那夢保守？」他舒着兩條胳膊搖着道：「不！我請你這一回。我抽慣了旱烟，這太哈，你抽吧！」這也真是稀罕事！不過我不結記什麼了，忙點着了一支；他又說：「你放心，白抽了吧！要是往日，我輕易不花這錢的；今個，雖說也有點兒心疼，可到底還是心甘情願。」我忙問：「這是怎麼個情由？」他立起來一頓：「……」笑了半天，才對給我說。

原來他打抗戰前就租種了牛灣一個地主五畝地，大前年實行耕者有其田，那地歸了他，他就成了個新中農，去年土改時候，只給他分了半畝多園子地。但牛灣那地離這村七八里地，養種很不方便；牛灣有一戶有三畝半地在這村，這地比那五畝強點子，他早有心要換，可那地的戶主是個富裕中農，他怕不好說，就從沒開過口。不想他這人是遠近有名的老實細緻正派人，牛灣的幹部倒給他想起了這事，並自動地給那灣戶主和羣衆商量妥了，讓他兩家換了。今個集上要他請抽烟捲的，就是牛灣幾個幹部和那富裕中農：你說他怎會不心甘情願？怎會不高興？他還割了一斤羊肉回來了哩！

我也爲他這事高興的不行。第二天，他請我吃肉，我也請了他四兩酒。我們兩個談說得痛痛快快，他像個老師那樣教化着我，我一句一句都緊緊記在了心中。我們更親近了，我短什麼就使他的，他沒水了我給擔，他小孩跟我混得更熟慣。到四月，他教地裏要鋤頭遍草了，有一天見我沒事，他就給了我一把小鋤說：「走！學學勞動去！」我便興興頭頭幫他務地去。

在地裏，他教給我甚麼是草，甚麼是草和怎麼務，然後他務兩壟我務一壟，並排着往前幹。他兩壟也務得比我快，短不了回過頭來招呼我，並且還老是伸着小鋤頭來指我務兩下。這麼動彈了半天，他過來看了看我的營生，忽然「哈哈」笑着對我說：「你這不抵！得重務過！」我忙道：「我不是把草

都鋤光了麼？怎麼得重闢？」他說：「草倒的確撈淨了，可你看苗吧！」「苗我也鋤了一些嘛！」「不抵！穀要稀，麥要稠，玉米地裏要臥小牛。你留苗留得太稠。」說着他幾鋤就給我撈過的地勢鋤去了一大些個長得挺好的苗，我忙叫喚道：「看你！長那麼好的，鋤了不太可惜嗎？」「嘿！可你要不鋤呀，苗稠了擠着擠着的誰也不往好裏長，你還收什麼糧食！你說到底哪一宗可惜？」啊！原來這麼回事！但我再鋤的時候，老碰見一堆一堆的好苗，老決不定留下誰鋤了誰好。趕休息的時候，房東笑着對我說：

「往日你好像說我保守，我看你這鋤苗上頭，可比我還保守哩！」

我想：可不就這麼回事！於是我們就在這上頭談說了半天，最後他道：

「說起來嘛，農民也就是保守，我過去就是自私自利保守透頂的。你知道，我是個細心細眼細緻人，自小連一根茅柴也捨不得糟塌。事變而受地主壓迫，我明裏不敢說，心眼裏可一個透亮！好比我種人家八畝九分地，租約上寫那麼些，實打實呢，只七畝三分，我使腳走來走去量過不只一回的；還不是地主們仗着那世道明擺着唬弄人！咱們窮人盡吃虧，你說要再不靠自己個小小眼兒剝索索鬧個保守自私的，可別有甚麼法？呃！農民們的保守自私，也是舊社會給逼成的哩！不過，如今可不同了。拿我說吧，我自打一抗日就參加黨，開農會、減租、戰鬥、生產、土地改革，認識好賴也有點轉變了！若說如今我還有點保守嘛，有也有，可這跟往日的意思不一樣了，這會可不自私自利了，這會爲的是細打細算過好光景支援前線，不光爲自個，也一樣爲旁人，幫助旁人細打細算。有時候也有點小氣自私吧，那也不是大事了。我不是說過？保守保守，可也得看是怎麼個保守啊！你說這在理不在理？」

我制不住地點頭，心中感動的不行。再動彈的時候，我們還一邊作活一邊談說這件事，我手上磨

起了泡，也不覺累。直到第二回休息，我們才說上別的事；他忽然問我道：「你不是早就拾掇去北京麼？怎麼北京解放這麼久了，你還沒走？」我說：「組織上不同意我去。」他道：「啊！組織上決定總有道理的。那你就好好幹吧！反正哪裏不是革命工作？」我想起這時我對工作還不太安心，不覺難受的不行；在這工作不是也很好麼？我決心不走了。

但事情變化真快！這天後晌，我鍋完地回去，上級就通知我：調我去北平，明日大早就走！這回我卻沒有高興得心跳，倒還有點捨不得走，但我得服從組織，我簡單地收拾了一下行李，小組開會進行了鑑定，黑夜，就去了房東屋裏，想再徵求一下他對我的意見，並順便把我的幾件粗布衣服和一堆爛棉花套送給他。棉花他收下了，衣服却不要，他說：

「這褂褲還挺好嘛，帶去穿吧！同志，我知道城裏人盡穿細布綾羅的，可咱們進了城，還得省儉！咱們不能學人家，要人家跟咱們學才對！你帶去吧！」

我沒話可說。默了半天，我徵求他的意見，他想了想，說道：

「也沒甚麼啦，說也還是那些。同志，你還年青，又是唸書出身，大毛病就在不知道吃飯穿衣的艱難！好比說，你挺看重的，就是你那些個本本照片洋書；那也應該看重，可最當緊的還是生產勞動。我知道，我不借給你飯，你挺不高興，我拾掇茅房，你覺着挺好笑；可究其實，我還不是爲了吃飯穿衣種莊稼！同志，你是把事情顛倒過來看了！再說工作上頭，我知道，前些時上級不同意你去北京，你工作就不太安心，這也不對哩！不安心，少作了工作，不也是對不起老百姓的公糧麼？這陣子咱們短不了談說保守保守的，同志！保守自私是要不得，可細緻省儉還是挺要緊的！別我也沒話，我只盼你往後不管是作工作過光景，總要處處細緻省儉，時刻想着吃飯穿衣的艱難。」

我把他的話記了下來。並給他唸了一遍，他同意了，我們小組也同意了，就把這補充到我的鑑定

表上。第二天，我動身來北平了。

我時刻忘不了吳保明。來到北平，華北人民政府和各地區正號召節約，我更忘不了吳保明。吳保明他們生活那麼苦，却還那麼細緻省儉，我們更應該加倍地細緻省儉，作好工作，讓全國人民的光景慢慢都好過起來。

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於北京